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

第三十四回 柳壤村應風水奔楊么 眾弟兄驗天時同聚義

話說楊么忽聽見父母俱死，便大叫一聲：「賀賊！」往後便倒，一時人事不知。眾弟兄慌忙攙扶灌救，方才醒轉。便大慟道：「楊么生天地間，何不幸耶，何被人讒刻至此耶？雖生亦罪人也！」說罷，痛哭不止。眾兄弟再三勸解不聽，何能方勸說道：「古來豪傑，皆由折挫而成，或驅迫而使然。哥哥豈不知受毒未深，不成大患？至於壽算，皆有定理。當此分崩離析之時，正哥哥伸宿志之日也，何以哭為？」楊么聽了，收淚說道：「何能之言是也。我今戮侯，當從實賊而始。」遂一面換了白冠麻服，一面立了父母牌位。即一面吩咐合山小校盡皆掛白，俟報仇後方換。一時眾弟兄皆是素服，相率祭奠。楊么一一盡禮。不覺過了四十九日，即商議報仇並救馬靈。何能道：「自從哥哥上山後，絕不劫取，軍食未敷。為今之計，當先破岳陽以資軍食，招集人眾去下武昌，未有不勝之道。」楊么聽了大喜，遂一面扯起招軍旗號，一面整頓船支。楊么對兄弟說道：「湖山非比陸地，恐一時招致不來。我今何不使人去通知蛾眉、白雲、焦山、險道四處弟兄，若得一處先來，豈不更易！」遂使章文用寫了四封書帖，打發人連夜而去。這裡亦漸有人聞風來投。

楊么遂同眾弟兄帶了五百軍校，正要打點下山，忽見湖中二三百支小船，俱蜂擁棹來。眾皆疑是官軍，楊么定睛細看了半晌，道：「此非官軍，是農莊船也。莫非是我村中父老來歸耶？」遂使人棹舟去打探了來，報導：「果係柳壤村民。一向四散逃竄，今聽見大頭領招撫，俱相率男婦來投。」楊么聽了大喜，遂使人到湖中迎接。不一時眾船齊集，老幼男女俱上山來。楊么忙自相迎。對眾人說道：「我楊么遺累列位。今日到來，願同富貴。」眾人齊聲說道：「我等被相公不分皂白，逼迫得沒處存身。今聽見大郎肯念故鄉情分，故此特來投托。」遂將向日寄的包裹並護身槍送上。楊么大喜，即吩咐備席，與村農老叟媪婦兒童環繞列坐，一齊吃酒。楊么與父老說一回父母遭傷，莫不下淚；眾鄉人述一番有故舊含冤在獄，無不切齒。楊么道：「我今正要為你們除害，誅此貪殘忍刻之夫，明日准行。」說罷，快飲方止。楊么使人權蓋草房安頓。

到了次日，楊么帶了游六藝、花茂、岑用七、王信、呂通，領五百士卒下山。只見村人中二百名少年子弟，手執戈矛，齊對楊么說道：「我等俱有父兄親戚被陷，願隨下山效力。」楊么大喜，道：「昔日項羽得八千子弟兵，縱橫天下。我今日亦得二百子弟兵助力，豈不能縱橫此地耶！此天協贊我也！」眾弟兄要使子弟另自衣裝，楊么忙止道：「這舊裝，我有用處。」遂一齊登舟，望岳陽而來。正遇順風，不消半日，已離岳陽不遠。楊么即傳令屯住小港中，喚過二百名子弟，授計而去。這些子弟領計，俱四散分走，到傍晚時向各門而入。此時岳陽承平日久，往日還有軍卒，近來俱被賀太尉調去，只存得些老弱在門上看守。卻見俱是村民百姓，又且將晚，正是人趕進門的時候，絕不攔阻。這些子弟到了城內，各揀近城門幽僻處藏身。

這楊么到了更餘，即領眾登岸，殺到城下。一時炮聲大起，火把齊明，近城攻打，使人高叫：「洞庭湖楊么領眾人入城，與地方除害，居民不得驚慌！」居民初然驚恐，及聽了叫喚，各閉門不出。守城軍卒突見楊么領眾攻城，忙施炮箭，往外亂發，一面飛報入府縣內。府縣大驚，即點都頭捕役上成御賊。正忙亂間，忽見城內四處火起，眾子弟奪開望仙門。楊么領眾殺入。早有人飛報入府，知府急忙裡沒處奔逃，只看著金銀，不禁大哭。楊么與眾兄弟趕入擒住，喝罵道：「我楊么今日不為公報私仇，特為柳壤村民及地方除害！」說未完，被眾兄弟揮刀砍翻在地。自有往因在後。即打入庫藏，不期有名無實。忙拘庫吏來問。庫吏道：「府官因見朝廷失了汴京，遂將庫內銀兩侵匿，不久起身回去。」楊么聽了點頭。一面使人打入獄去，放出柳壤村民。一面席捲知府家財，又到賀太尉家，只容搬取金銀衣飾，不許殺害人口。

不久天明，楊么即傳令出城，回到山上來。何能引眾弟兄接入廳中，稱賀楊么智謀人不可及。不一時，將金銀寶玩搬入廳中，有如山積。楊么對眾兄弟說道：「這些財物，俱是知府並賀省二處得來。有此貪夫，怎不將宋室汴京送去！」眾兄弟問道：「哥哥可曾打入縣去？」楊么道：「我訪問居民，居民說這縣尉雖愛金銀，能分曲直。我想人誰不愛金銀，若能分曲直，便不冤枉濫貪，是個好官。雖將馬靈責治，實是他職分所該，故此我禁止不許到縣去驚動。」眾人聽了，不勝敬服。出獄這些男婦，俱入廳來拜謝。楊么忙叫請起。一時父子夫婦相見，歡聲動地。

到了次日，楊么因對何能說道：「如今糧用已足，可同眾兄弟去救馬靈，擒捉賀省。」正商議間，探事的急來報說道：「啟頭領得知：湖內有千支戰艦。先前疑是賀軍到來，忽去打探，他那裡已遣人來報說，是白雲山袁武、焦山賀雲龍帶領眾豪傑來上山。」楊么聽了，大驚大喜，道：「怎來得這般快速！實意想不到。」眾兄弟聽了俱各大快。一面使人滿山掛彩，一路鼓樂喧鬧；又一面吩咐宰殺牛馬，準備筵席。楊么帶領眾兄弟並合山軍卒，迎下山來。那邊眾兄弟陸續上岸。楊么看去，是王摩、袁武、賀雲龍在前相率。楊么忙同本山弟兄迎請。忽見蛾眉嶺、險道山弟兄俱在後面上來，更是驚驚喜喜，迎請同到廳中。袁武先說道：「近因金兵得了東京，白雲山非久固之地，又見星宿移南，知哥哥已奮起湖山。遂著人通知蛾眉嶺，約趨淮泗焦山取齊；蛾眉嶺又相約了險道山；不期到了焦山，焦山上弟兄亦有同心，打點來奔哥哥。」賀雲龍接說道：「且今康王南渡建業，金將曉夜追殺過河來，楚州、江州上至廬江，皆為戰場。岳飛抵敵北路，韓世忠據守江州。焦山彈丸界於兩間，若於金、宋相持，孤守不能，偏向不可。近占旺氣已微，知哥哥應運湖中，正收拾來聚合，忽接到三處弟兄皆有是心，遂從長江得到楚境，果知哥哥上山，一徑到此。」常況接說道：「自從哥哥別後，不期王豹這廝不知在那裡打聽，說是哥哥在險道山做了寨主，同一個漢子在自召鋪放火殺人，追趕不著，叫人到處去告理。過不多日，便勾引了官兵日來吵。因知蛾眉嶺弟兄是哥哥結識，即去求助，殺得官軍大敗虧輸，王豹回去看守謝公墩。過不多時，蛾眉嶺弟兄相約來奔哥哥，便連夜將山寨焚燒，同來到此。」楊么聽了，又喜又恨道：「我揣度書貼怎往來得這般快速，原來俱是不約而至。我馬靈得生矣！」三處弟兄聽了，一齊驚問馬靈緣故，又一齊驚問為何白冠素服。楊么便細細說述回來事情。說到父母雙亡，不勝流淚；說到馬靈被捉，不勝苦惱。即今要去打武昌，擒賀賊，救馬靈：「恰喜眾來兄弟齊來，今晚結義款待過，明早准行。」三處弟兄聽了，盡皆惱恨賀太尉欺人。王摩道：「原來馬靈來趕哥哥。只疑那個惱他，便黑夜下山。兄弟要著人趕留，卻是袁武一口說是去趕哥哥，便沒著人。」常況道：「今日才知放火的是馬靈。」

不一時，祭禮齊備，共拜天地山川。大家結拜完，本山頭領便尊王摩為第二頭領。王摩推辭。游六藝將石碑上言語，以及江湖口號說出，道：「實該是王摩哥哥，怎麼推辭？」眾弟兄也說道：「楊么哥哥久說王摩哥哥許多好處，恨不得即時相聚。至今虛設第二位在此，不要負我們想慕好情。」王摩只得坐了右首第一把交椅。楊么坐左首第一把交椅。其餘眾弟兄分坐兩旁：東首是袁武、沃泰、孫本、殷尚赤、屠俏、常況、駱敬德、鄭天佑、爻動、邵元、柯柄、童良、丁謙、於德明；西首何能便尊賀雲龍為首。賀雲龍道：「小弟原是化外之人，又得昔年拜事真人，宜該不涉塵境，只因有種雄豪俠氣鍛鍊不去，故本師打發我下山道『不閱世情，終難悟道。』小弟只得下山。自覺英氣勃勃，遂投焦山，得結沃泰諸弟兄，做了向來主謀。俟後機緣，便去拜見本師學道。今日到此，蒙列位哥哥不棄，小弟願居末坐。」楊么聽了，起身問道：「原來雲龍有這些緣故。向來不曾問及尊師何姓何名，是何德行？」賀雲龍道：「家師無姓無名，法號是四維真人。亦不知生於何代何年，只歷寒暑而不知，不煙火而不覺，修成道貌，養就靈心，洞知天時人事，善明世代興亡，築居在廬山千峰頂上，題名築隱觀中，與一班弟子講究性命之學，傳授諸般道法。當今公卿士庶聞名頂禮，求言禍福，言無不驗。亙古至今，實未有也。」楊么聽得滿心歡喜，道：「原來世上有此高人，將來不可不識。」因對何能眾兄弟說道：「雲龍道法有傳，不可違其所願。」因使人另設一素席，在下面對坐，遂以道兄稱之。賀雲龍謙遜就坐。西首便是何能、郝雄、游六藝、張杰、花茂、柏堅、呂通、王信、騰雲、岑用七、章文用、黃佐、郭凡。旁邊又設二席，是屠隆與黃長者。一時廳堂上下兩旁，共是三十位弟兄。六處會合，真是歡喜非常，內中單少馬靈。此時庭前敲鼙鼓，堂下獻珍饈，一班弟兄俱各吃得歡歡喜喜。這是天寒地冷六飛花。

眾弟兄吃了多時，楊么忽停杯不飲，滿面慘容，說道：「我楊么想來，今日若有馬靈在席，不知他怎樣快活，要說幾句瘋話兒笑耍。如今徒列珍饈。叫我怎得下嚙！」說罷，不覺兩淚漣漣，舉袖而拭。眾弟兄看見，一齊立起身來，大叫道：「道長哥哥好義氣，好情分！情願捨死去捉賀省，救馬靈上山！」袁武忙上前說道：「縛太尉，救馬靈，一如反掌之易，俱在袁武身上，絕不費哥哥半點憂思。只安坐山寨，我同眾弟兄明早便去。」楊么聽了，方才歡喜，又與眾兄弟吃了半晌，各自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眾弟兄排次坐下。袁武出位說道：「我等新來弟兄，尚不曾立得寸功，便叨尊位。今願同道長哥哥去救馬靈，不敢勞動本山頭領。」楊么大喜，遂點了一千軍校，俱用白旗白甲，眾弟兄是白袍。楊么渾身縞素，同著王摩、袁武、賀雲龍、沃泰、邵元、殷尚赤、屠俏、常況、孫本、丁謙、爰動、鄭天佑、駱敬德、柯柄、童良、於德明、黃佐等，共一十八位頭領。何能自與袁武私說了一番，遂同本山弟兄相送下山。楊么等各自上船。楊么坐在中軍船上，扯著一面大白旗，上寫『為親報仇』四個大字。一時放起大炮，往下水望武昌殺來。一路船隻十分齊整，軍中紀律十分整肅。怎見得：但見：

樓幢戰艦，旗幟帆桅。樓幢戰艦，分佈得水面上船隻，一如星斗；旗幟帆桅，調撥的滿隊中軍士，恍似蛟龍。軍師號令，山嶽不移；元帥指麾，風雲俱變。忽爾行來，擺列得是長蛇勢、梅花勢，若續若連，細細不亂；突然屯住，安插的是太極陣、三才陣，似潛似伏，寂寂無聲。軍威赫赫，日設多旗；兵勢嚴嚴，夜張盛火。貔貅帳內畫談兵，刁鬥營中夜講武。真令近睹者魂消，果使遠聞者喪膽。

卻說這是袁武、賀雲龍初次行兵，實有一番作用。因此時是南渡元年。楊么一眾軍士，所到之年，並不騷擾。

早有地方守司得消息，差人連夜報入武昌。這賀太尉已知楊么打破岳陽，家財盡失，十分惱怒，喜得人口未傷，要想來剿滅，卻一時無計。早有合城守司官，俱來尋他商議，征剿這夥強人。賀太尉聽了，躊躇了半晌，因正色說道：「徽、欽二帝蒙塵，喜得康王南渡，朝臣將士擁立建業，將欲苟安，為社稷計。昔日賀某奉旨在此調點，只因倉卒變更，又因軍餉未措，是以不曾靖難。今又軍旅重務，不曾去建業朝賀新君，日抱慚愧。但社稷苟安，行宮建業，東南數省全盛，皆為內地，豈容盜賊潛藏，湖中出沒？下官雖係不才，現掌兵權，定當掃蕩妖氣，使新君無內地之憂，庶可贖愆補過。乞列位盡心協力可也。」各官聽了大喜，道：「若得太尉出兵，盜賊不足擒矣。」眾官退去。賀太尉一時在眾官面前，恃著官尊糧多兵眾，又希圖得回失去財寶，遂一面傳令軍將擇日出師下湖，征剿楊么。過不兩日，忽有各處報來，說楊么統領人眾要來報仇，不久就到，銳不可當。賀太尉聽見楊么為報仇而來，心下吃了大驚，暗暗想道：「他沒有什麼仇人，除非是我。他已將我家中金銀庫藏盡行劫去，仇恨已萌，還要來報什麼仇？我向來按兵武昌，實是觀望之心，擁兵日固；若金兵一來，則反宋歸金，保全富貴，誰知康王渡江，被人擁立，又有宗、張、韓、岳四人抵住北路，東南一帶尚未搖動，仍是宋地。因恐有人說我不忠，難以掩罪，要乘著楊么倡亂湖中，欲去僥倖成功；雖不成功，亦可在這虛張聲勢，耽延日月，妄報功勞，諒必有人說我肯為朝廷出力，將來亦可功罪相半，遮掩世人。故此在眾官面前，一力擔當，領兵下湖。不想我的兵馬未出，他倒要來尋我，必是安心來與我作對。此去必要交鋒，這怎麼處？」因又想道：「方才見報，說楊么聚集南北兇頑亡命、敢死輕生之徒。我一個富貴尊重之人，豈可去同這班亡命相搏？不但褻體，也被人笑。莫若趁他未到，只說接了密旨，要我去保駕，且脫了這災星難星。倘朝中有甚是非，拚著金銀珍寶去上下打點，料想不致消職問罪。況且聞得近日秦檜逢迎得寵，執攬朝政，我今只消去交納此人，不但保職，還有升遷可望。」一時想定了這個主意，遂不出帥府，只準備金銀，作脫身之計。不期城中大小官員見他不出，不知為甚緣故，忽又探得賊人不久登岸，十分著急，便齊集到帥府中來，請太尉領兵迎敵。賀太尉見眾官來催他出兵，一時不好出來接見，又不便推說接了密旨，便十分沒法起來，只急得在滿堂中團團走轉。外面眾官不住的著人傳稟，賀太尉一發心慌。團走了半日，忽又想道：「這些守官俱將我作泰山倚靠，怎好在他們面前臨時推委？況且楊么賊眾只得千餘，我今徵調有三萬精兵手中掌握，只以數目計算，三十人殺他一人，豈有不勝之理？又且城郭堅固，還有守城兵卒，今進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何必畏怯，反使人笑！」一時想定了主意，遂吩咐開門，出來見眾官員說道：「賀某連日不出，實是籌度兵機，想個萬全之策。既是賊人將近，城外之事我自主之，城內之事列位主之。」眾官齊聲應諾。賀太尉又吩咐一番，遂傳令將士，一齊出城二十餘里，揀個寬大地方，依山立寨，傍水安營。果是糧草如山，兵多將廣。

這楊么、王摩等到了伏雄浦，見去武昌不遠，即傳令駐紮。早有探事的來報導：「賀太尉帶領三萬精兵，屯立甸山左右，分立二十餘寨，擋住去路，準備廝殺。」楊么、王摩即引眾上岸，留賀雲龍看守船隻。一時塵土飛天，望甸山下殺來。離賀軍三里，袁武即傳令安營立寨。賀軍將見楊么立寨，有人忙入帳稟道：「賊眾初到，乘其未立，請太尉遣軍衝擊，使他不能創立寨柵，必致散亂無馭，然後以大軍掩之，自獲全勝。」賀太尉聽了，心甚不快，正要開言，忽又一將入帳稟道：「楊么湖賊以水為家，決不能久持。今乘他離舟登岸，船上必無準備。乞太尉分撥一枝軍馬暗去伏雄浦，焚毀船隻，使賊驚慌，必無心接戰；再以大軍遏之，楊么可擒矣。」賀太尉聽了二人之言，不覺勃然大怒，道：「我乃朝廷大臣，今與竄賊相爭，已是褻體，若行此詭計，何異賊人伎倆？我今堂堂名正，將士起起，正要使他立寨。明日一戰，有如泰山壓卵，立成齏粉，此不決而可知也。爾等不必饒舌。」二將士只得又說道：「兵法有雲：兵行詭道，以勝為先。太尉怎說個褻體？」賀太尉大怒，使人逐出。二人忿忿不平，各自歸本寨。

且說楊么等不一時將寨柵立完，便要領眾兄弟殺去。袁武忙止住道：「彼眾我寡，彼逸我勞，若與之爭，兵家所忌。彼非不知我遠來，而竟若不知者，吾知賀太尉驕矜。他既驕矜，我亦不可作憤兵以取勝。且自休息，明日接戰可也。」眾入只得依允。

到了次早，兩邊鼓炮齊施，看見許多跟隨簇擁著賀太尉，騎著高頭駿馬，在門旗內，指揮將士。不一時擺成陣勢，方走出陣前。只見楊么陣上，頭目小校，盔甲旗仗，一派雪霜。再看中軍寶纛上，風捲出「報仇」二字。賀太尉十分惱怒，遂將劍柄一指，喝將士掩殺過來。楊么、王摩領眾弟兄一齊殺出，各尋軍將，逐對兒接戰。霎時間，煙塵滾滾，殺氣漫漫。賀太尉在馬上，只遣人助戰。戰了多時，看見楊么等兇猛精銳，恐將士有失，忙要催動三萬人馬掩殺過來。袁武在門旗下看見賀軍陣腳已動，知是掩遏，急忙鳴金罷戰。楊么、王摩等正砍殺得興來。忽見鳴金，只得退歸。賀太尉傳令追趕，早被袁武使人炮弩齊發，只得也自收兵。遂欣然得意，對眾將士說道：「今日一戰，賊人自知不敵，即便鳴金，我知膽已喪矣。明日當以計破之，楊么不足擒也。」眾將士聽了，齊聲稱賀，各自休息。

楊么、王摩並眾弟兄，齊向袁武說道：「今日正要砍殺過去，力擒賀省，入武昌救馬靈，忽地鳴金，是甚緣故？若只在此爭持，馬靈休矣。」袁武聽了，笑道：「請二位哥哥入帳說知。」只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

奸人枉作千般惡，到底何曾放過誰？